



2022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百人群像实录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制造了南京大屠杀，30多万人惨遭杀害，给劫后余生的幸存者留下难以抚平的伤痛和苦难记忆。85年岁月流逝，截至记者发稿时，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的幸存者仅剩54人。我们记录下部分幸存者的名字和肖像，为史存证。

新华社发

揭秘首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

第九次国家公祭仪式上将出现一群特殊的“嘉宾”，他们是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今年8月，首批共13名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获得认证，标志着幸存者后代正式接过传承历史记忆、传播历史真相的接力棒。

他们的身份有何特殊性？将如何履职？又有哪些心愿？新华社记者进行了采访。

来自10个家庭，年龄最小者12周岁

首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共13名，他们是葛凤亮、黄兴华、黄睿、夏媛、李玉瀚、李真铭、常小梅、刘榴、马雯倩、徐宏、夏天行、王莲、阮红燕，来自10个幸存者家庭。

据了解，他们多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家庭的二代、三代，也有部分第四代加入，既有父子搭档、母子搭档，也有夫妻搭档。

夏媛和儿子李玉瀚来自幸存者夏淑琴的家庭。夏媛告诉记者：“我从小听着外婆讲的故事长大，如今外婆年纪越来越大了，耳朵也听不清了，眼睛也看不清了，她说希望我可以代替她去作证，让更多人知道当年侵华日军犯下的罪行。”

李玉瀚刚满12周岁，虽然年龄是传承人中最小的，但已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当了好几年小小讲解员。“幼儿园大班的时候，我就带他参加家祭。上小学之后，他就主动去纪念馆做小小讲解员。别看他年龄不大，但他知道心疼太婆，也理解历史传承的责任。”夏媛说。

传承历史，传播真相，传递信念

2014年，纪念馆开展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遗属登记工作。2022年，认证了首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相比遗属身份，传承人相当于传承历史记忆的主力军，对使命的认识更深入，履职的方式也更丰富。

今年4月，100岁的幸存者王恒离世。早在2011年，他就在孙女王莲的帮助下开通了网络账号，讲述自己经历的战争。“爷爷口述，我编辑。我告诉他开通不到5天就有近3000名粉丝，他听了特别高兴。”

常小梅则选择将父亲的一生记录下来，陆续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的生活史》中、日、英文版。书中，她以细腻

的笔触还原了一个九岁战争孤儿的真实人生，揭示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深远影响。

“我们这一家人，对‘失去’有着特别深的体会，也因此对幸福格外珍惜。”常小梅说，把这些点滴记录下来，能让更多人了解并记住这段历史，希望把这种“虽伤痛却坚韧”的信念传递给更多人。

幸存者王素明的女儿徐宏和女婿夏天行是一对夫妻传承人。国家公祭日前夕，夏天行开始重读张纯如的《The Rape of Nanking》。他说：“女儿在国外生活，我希望自己能够用英语把这段历史真相说清楚、讲明白，向外国朋友、华侨华人讲述这段历史。”

愿他们夙愿得偿，余生心安

1937年，葛道荣的叔父和两位舅舅惨遭日军杀害，年仅10岁的他逃进安全区却被日本兵用刺刀刺伤右腿。95岁的葛道荣晚年仍有执念，他参加各类宣讲、座谈等超过150场，还写下近10万字，记录自己在南京那段至暗时刻的惨痛经历，取名《铭记历史》，家中子孙人手一份。

“父亲总是强调家中子孙必须牢牢记，不能遗忘。但我懂他，他最大的心愿是有生之年还能等到日本人的忏悔。”葛道荣的儿子葛凤亮说。

国之难者的暮年夙愿，就是等到加害方的真诚道歉。2021年10月，99岁的幸存者马秀英带着遗憾离去。马秀英的曾孙女马雯倩从大学时期就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志愿讲解员。“祖奶奶生前说过，‘只要活着就一直作证’。我将继承她的遗志，把这段历史传递下去，这也是对她最好的告慰。”她说。

“历史与信念的传承，其实就是靠一个个家庭身体力行做出来的。”纪念馆负责人说，未来这支传承人队伍还将进一步扩容，历史的见证者终将离开，但正义与和平不会凋谢。

新华社南京12月12日电

2万余件(页)731部队暴行新罪证首次展出

据新华社哈尔滨12月12日电(记者王建、杨思琪)在第九个国家公祭日即将到来之际，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简称“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改陈工程完工，2万余件(页)新文物、新档案、新史料首次展出。专家表示，这些新展出的罪证为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研制细菌武器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增添新铁证，使证据链条更加完备。

据介绍，此次改陈工程于9月19日开工，馆内陈列以“反人类暴行”为主题。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介绍，此次改陈新增罪证主要是2015年以来通过考古发掘、“跨国取证”和学术研

究取得，其中新增罪证文物2862件、新增罪证史料23000页、新增731部队原队员影像资料810分钟。

在展厅内，新展出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留守名簿》(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731部队)详细记载了731部队成员信息，为深入进行731部队总体规模、人员来源、身份构成等基本史实问题研究提供了一手史料支撑。

根据该名簿记载，731部队共有成员3497名。“此前学术成果多涉猎生物战、人体实验等战时罪行、战争责任和战后贻害等问题，731部队成员名单等重大基本史实研究较少。这些档案揭开了这支恶魔部队的完整面纱。”金成民说。

科研人员通过技术手段保存“万人坑”侵华罪证

13日是第9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国内各地的人们不约而同地以各自的方式祭奠在南京大屠杀中死亡的30多万同胞和更多在这场侵略战争中无辜遇难的同胞。

公祭日来临前，吉林大学的科研人员再次来到位于吉林省辽源市的辽源矿工墓陈列馆，对馆内的遇难矿工遗骸进行新一轮的防腐处理工作。

东北地区是日本侵华时期最早沦陷的地区，拥有全国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分类最完善的日军侵华时期的各类“万人坑”罪证遗址。据初步调查，东北地区有“万人坑”遗存50余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0余处。

“辽源矿工墓是东北地区最大的矿工墓。日本侵略时期，在这里

死难的中国同胞约有8万余人。”辽源矿工墓陈列馆文物管理员刘宏颖说。这里是日本侵略东北、疯狂掠夺煤炭资源、奴役残害中国劳工的重要历史遗存，是吉林省境内重要的涉日遗存之一。

多年来，为了向参观者展示“万人坑”遗址的原貌，遗址中的遗骸被整理好后采取了直接在遗址中进行展示的方式。但长期暴露在空气中也为遗骸的保护带来了难题，一些遗骸已经出现虫蛀风化现象。

自2015年开始，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张全超教授团队为这项保护工作提供了全方位的技术支持。7年来，他们多次赴辽源矿工墓陈列馆，对全馆197具完整遗骸和20余具零散遗骸进行了法医考古信息采集和遗骸的防腐处理。

“这对于遗骸的长久保存和直观展示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通过

法医考古学鉴定得到的信息，也为我们将更好地展示这段侵华历史给人们带来的苦难提供了更多权威的解读。”刘宏颖说。

此外，为了让“万人坑”侵华罪证长久保存，科研人员还采取了保护与研究并行的方式，将法医考古学研究理念应用到辽源矿工墓等“万人坑”遗址的研究和保护当中。

张全超教授团队在保护“万人坑”内遗骸的同时，通过重要个体DNA样本的采集提取等方式，对遇难遗骸进行创伤、病理、死因分析和综合研究，建立完整的国际化信息数据库。用科学严谨的数据化，将此类历史罪证长久保存下去。

目前，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和支持下，该团队正不断推动新的技术应用到更多的“万人坑”等历史罪证遗址的保护和研究当中。

新华社长春12月12日电